武備志

武備志卷五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南宋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

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豫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顔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溺水以隄火攻、又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

地道刜城柵防城損穿井熾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韛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竹以刳土城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圜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櫥糧儲金人頓襄陽城下八十餘日

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瀙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資粮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俱寧宗

逆賊李全浚圍城塹趙范趙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躪甚衆范陳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道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

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於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錦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誑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衆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

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爆壞、全騎過之者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鎗三十餘、亂刺殺之

授余玠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於告我者、近則逕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

奇士何限

時播州冉璡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卽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為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起則鏝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

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爲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於青居興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以備內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刦掠蜀人苦之又悉斂

令押將官皆川夔此法情無余[illegible]耳

步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

親將楊戍、戍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决、夜召夔計事、潛以戍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戍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

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子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營、俘其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

李英以城降、移剌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請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在石穴山、以馬蹬以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未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

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
幾盡是夕復令壯士禱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
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
丁順復破默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
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
之乎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牓以
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
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
而仙衆果登岵山及半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

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衣河、儀言仙謀徃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雨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冬十一月、史嵩之遣孟珙率師會元將張柔攻蔡州、柔率精兵三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復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造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

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元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术魯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塞及砲架、元兵先覺之、伏於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

詔孟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

孰肯為此言之涕淚耳

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與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于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儲船材於鄧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粮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

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

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於一隨其高下爲瀦畜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俱理宗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賓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鄧郢之路亦絶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

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夏五月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

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illegible][illegible]灘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

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别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术劉整分艤艦邀擊以

死拒戰延斲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勿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少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术於櫃門關阿术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

其時兵刀尙如此今何如乎

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
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爲今日之計者
其策有二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
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
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
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
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
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

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則率然之勢成矣、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處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俱度宗

戰略考

防風茅元儀輯

元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殽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

今奕奕名賢豈以虜擧臣之不如

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

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术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預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攻別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

急致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别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蒙古主鐵木真殂于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

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以上俱太祖

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於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如此苦戰中原人不如

蒙古立砲攻洛洛城中惟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於背不能治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治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强伸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

遏犯法宜講

可以復子彥和之恥

無不中仲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荊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塡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蒙古兵併力進攻金能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

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
磑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樻竹砲有至十三稍者
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
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
芳華玉溪所斫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
馬糞麥稭布其上綳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
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卽延爇
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
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濠外築

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墻，委曲狹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及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

遲速皆類宋亡

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金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

可見天道

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夏四月、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俱太宗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垻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垻下焚之、皆為煨燼、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垻上、衆驚、杲乘隙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

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宋劉整時爲潼川安撫使以邊費爲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戸三十萬降于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爲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於蒙古主日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

其心可誅其策不謬

圖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於樊城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内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

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駡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劉整與阿术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築襄陽

樊城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衂富

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脣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鏁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

千古勝算江有定策

元阿里海涯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輒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我此事矣阿里海涯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

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於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別要津皆施栰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术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於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

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术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燄張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

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復縛大
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
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
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
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
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
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
度力不克拔劒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
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至蔡店大

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船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

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鷂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术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隨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术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术即以昏時率四翼軍泝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大雪作、黎明、阿术遥見南

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鬬、散而復合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死戰、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

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令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河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鬬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

著此君
此將工
爲方名
首下

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
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將阿朮與虎臣
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
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
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所乘舟衆見之喧曰
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
伯顏南攻陛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
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伯顏入建康居
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

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亢少爾遲廻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楊州與博羅懽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

此時遣殺二使小何為乎

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浚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

也遂遣健卒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篷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文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弘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

布罕
不差

海涯取河南萬戸宋都觧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桂龍及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都元帥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猶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爇薪樊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

入畲洞、
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寧王爪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闍里鐵木兒毋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

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會乘馬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帝患

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矙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六不勝矣帝然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鐵哥進酒塔不

歹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歹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

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保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

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與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俱世祖

汝頴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殽函、勢欲趨秦

胥知樞密院事荅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食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蹴之賊回扼下陽赴水死者甚衆賊勢窮遁去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

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行臺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己、論久不决、思誠曰、吾兵弱、朝夕失將、各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賊轉戰殺頭無算、賊遂潰、捷聞、朝廷以察罕帖木兒爲

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
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
諜者誘賊圍鳳翔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
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開門
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
蹂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中遂定
察罕帖木兒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
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於梁水陸並
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

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由是不敢復出自五月至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關思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賈勇登城斬關入遂拔之

察罕本中國人故我大祖貽其子書曰以中華之人蒙戎虜之號中國人爲虜用尚知此今竟不自知何哉察罕匹夫起義兵豈有所待耶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甲兵、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亦降於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

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盡平山東、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縱輕騎

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先是有日氣如索、長五百餘尺、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穎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

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復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孛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聞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于險處遏其歸路黄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叅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乗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乗勝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不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

凡人嵩 趾關隘 入江南 令江河 剛北蕩 然無矣

飭。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十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政、復提兵討之、搏霄即日引兵扼新溪、追殺至於潛、復其縣、又復昱嶺關、賊兵復大至、陷千秋關、搏霄按兵不動、伏兵城下、授以火𤈦、約曰、見。旗。動。即。發。已而覘賊稍懈、進兵擊之、伏兵見旗

勤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擣賊巢乘勝復安吉尋克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伏兵擊之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百級徽州復平

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

民無赤可除故繇之

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帥府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令俱順帝

武備志卷五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茅子曰、天垂象、日月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右、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定次、則天亦不能攝衆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爲筌蹄、然夫子不刪詩書、定禮樂、繫爻象、作春秋、則學官無崇門、弟子無崇業、來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世、故兵之有陣、天之垂象也、〻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

而不練則土偶之影　　而不陣猶驅虎豹入市徒以走衆使三人同心乘勢而捽則立斃矣故我合而言之陣取其制制則寧詳練取其實實則寧俚若吐其詳誅其不析是二南具而國風可廢也苟無資于實而責其辭不雅馴吾知罪矣

陣練

陣一

茅子曰古之人陣而後戰後世浸失其傳至北宋

時猶有爲之者、茲以後寂焉五百載、時見于空言耳、近世戚少保、始爲鴛鴦陣、亦其便宜非古陣制也、陣之法、不見於天下、陣之說、徒以惑聽聞、吾嘗究之於井田、而聖人作陣之故較然也、俗士不通其解、猶以爲杳幻不可方物、吾簡而言之可乎、夫聚耕奴于隴畝、至十百人、不分田而授之、則互爲諉、不限力而責之、則各爲諉、不量其布穫之煩、暑雨之迫、而教其合力焉、則一人勢不給、雖不諉而自諉、故前後左右者、其所分田也、坐作進退者、其

所限力也此、擊則彼救、陽突則陰伏者、量其頻迫而教其合力也、然使數者舉、而主人之相產、必平坂廣原而後可、則天下之棄地多矣、故量地制陣、而方圓曲直銳之形別焉、今易以旌旗之名、詭以神將之臨、重以五行之目、飾以五方之色、淆以吉凶之門、則聽者靡不傾耳、無他、泰火之後而九經各有讖緯、讖緯之惑、亦猶此者也、漢儒明聖道不切、故其說得行、至六季而漸廢、至于今而不傳、今之知兵者寡、焉得不惑于衆說乎、衆說紛紛、各有

其至摘而精之、在乎神明、變而通之、在乎決機、而說者徒爭是非于尺幅之間、可悲也、亦有最鄙淺而無當者、然廢之適足以惑世、李衛公有言、存之乃所以廢之也、況說者方以其學甚秘、不知流傳者紛以穢、特患其多耳、吾故譜而存之、鮮所刪削、陳所指擊、以廣學者之目焉、先以天、次以神、繼以將、終以雜家、

積卒五營圖 說 記

太乙直陣圖

游奇營衛圖　三圖共記

風后握奇陣圖　三圖共記　辨

曾公亮演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訓

積卒五營圖

事必法乎天故以之首

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步天歌屬心、五營軍士之象、主衞士掃除不祥、星小為吉、明則有一兵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之、兵起不測、近臣誅、彗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為大臣持政、欲論兵事、

積卒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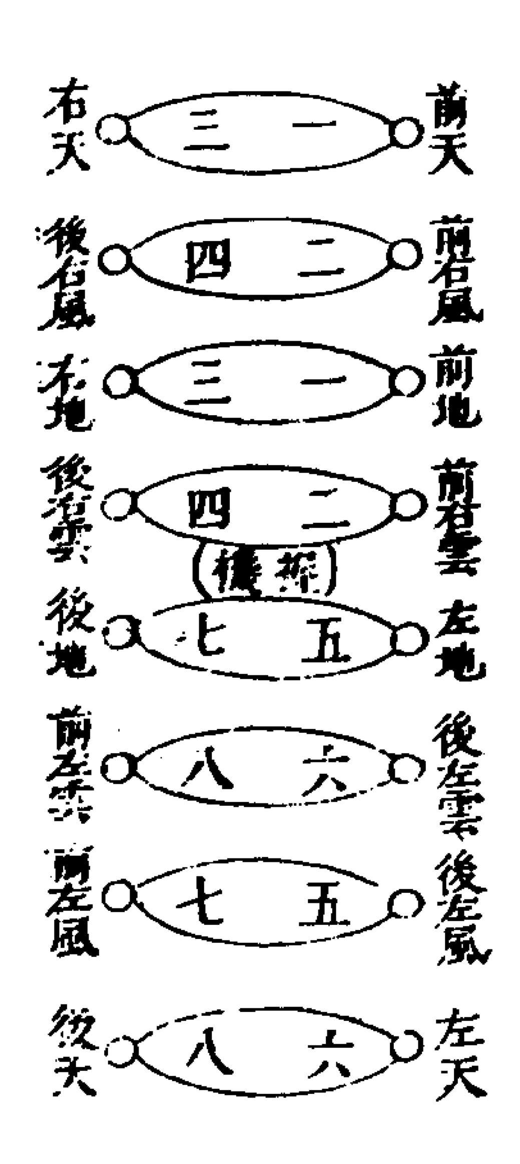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

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前拒之爲鳥陣也、向於後者、後拒之爲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爲龍陣也、向於右者、右角之爲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衡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衡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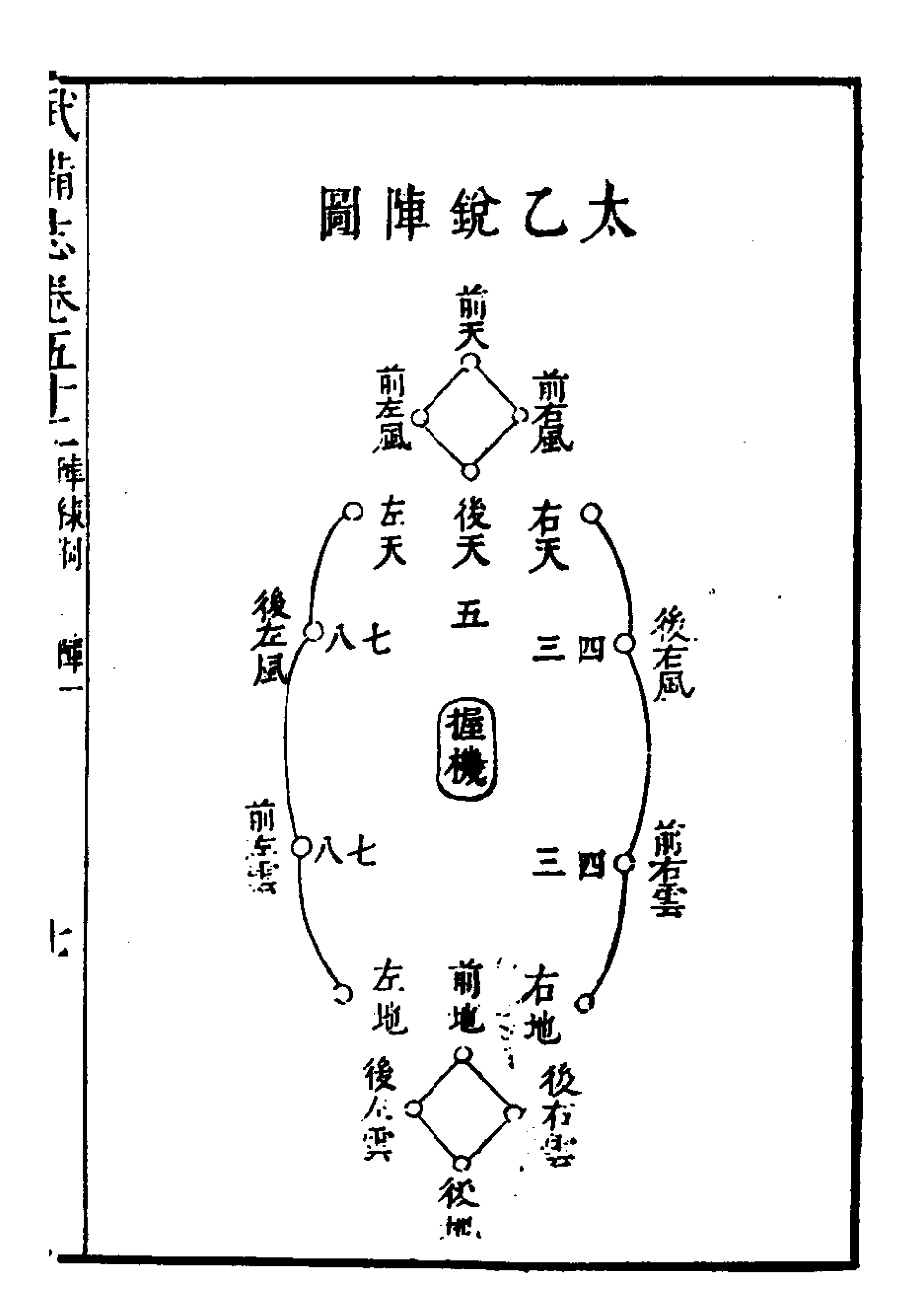
擧人不過法天而已

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于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也、其法咸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葢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有興替、盜賊有熾滅、冥冥之中、天所陰制而默調者、葢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其何能加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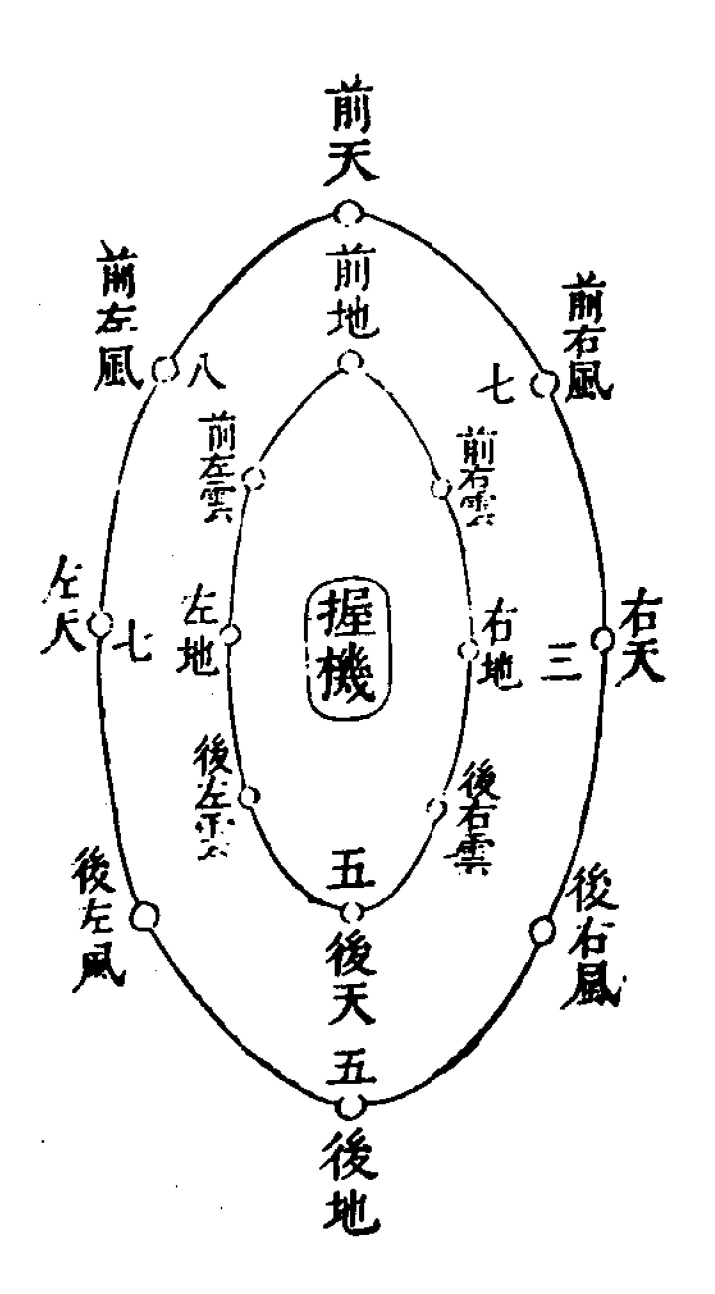
太乙直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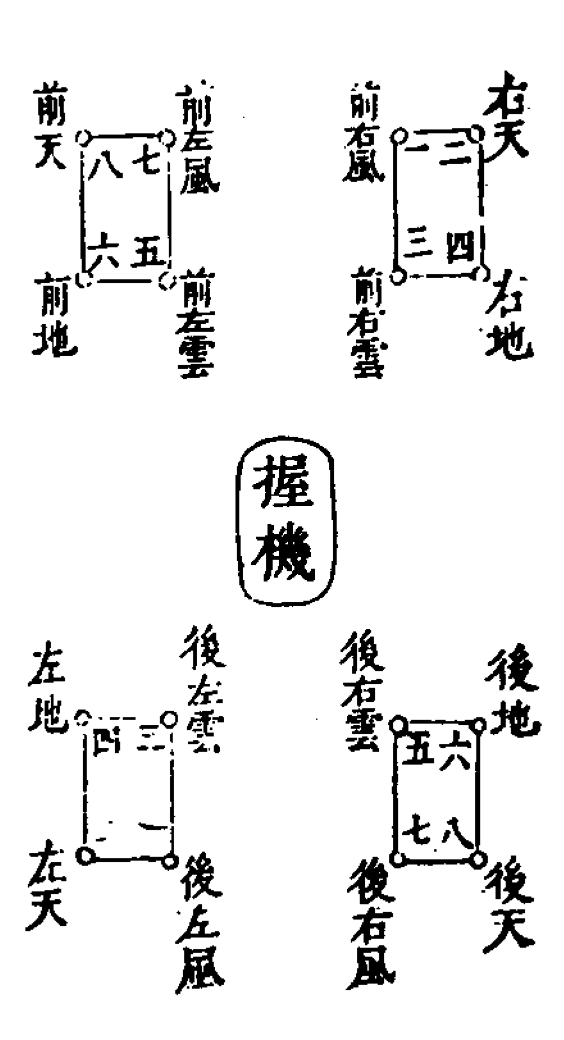
前天
一
三
右天
前右風
二
四
後右風
前地
一
三
右地
前右雲
二
四
後右雲
握機
左地
五
七
後地
後左雲
六
八
前左雲
後左風
五
七
前左風
左天
六
八
後天


太乙銳陣圖
前天
前左風
前右風
左天
後天
右天
五
後左風
八 七
三 四
後右風
握機
前左雲
八 七
三 四
前右雲
左地
前地
右地
後左雲
後右雲
後地

太乙圓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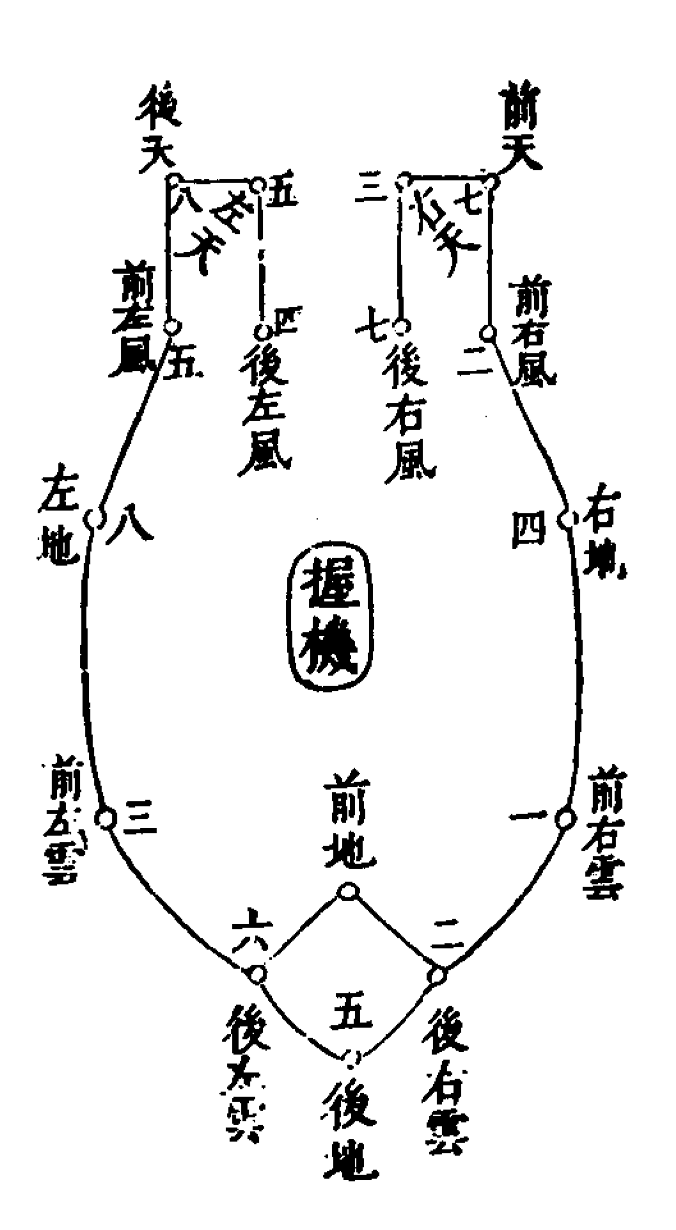


太乙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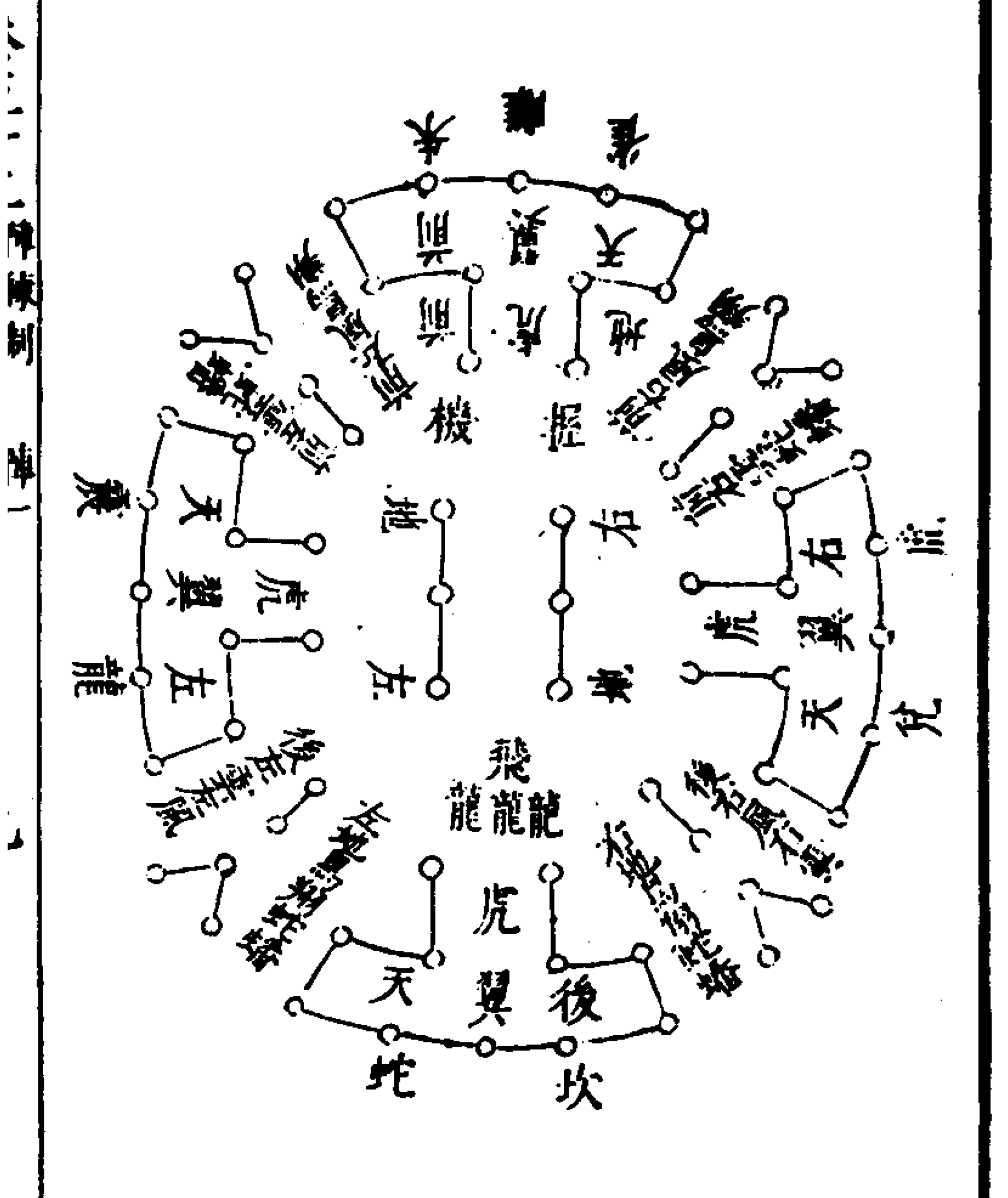
前天
前左風
八
七
六
五
前地
前左雲
前右風
右天
一
二
三
四
前右雲
右地
握機
左地
後左雲
四
三
二
一
左天
後左風
後右雲
後地
五
六
七
八
後右風
後天

太乙曲陣圖



後天
前天
五
三
八
七
左天
前左風
四
七
前右風
五
二
後左風
後右風
左地
八
四
右地
握機
前左雲
三
前地
一
前右雲
六
二
五
後左雲
後地
後右雲

太乙八陣圖



張煒太乙統宗寶鑑曰、紫微天乙星南太乙一星、乃天帝之神、幹運權化、掌一十六神以輔人極、儲祥降福、世所欽仰、而爲三台、爲之三階、太乙躡之以上下、是以王者潔誠備物、恭巳奉祀、而獲嘉惠於天下、握兵伐暴、荷神力陰相、布算運籌、明太乙所在而察之也、

又日算得一、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喋、宜祀居一、一爲乾之西北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皂帛爲蓆、大將向西再拜、呪曰、一

當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滅莫之敢當算得二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譟宜祀居二位正南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黃帛爲薦大將向南再拜呪曰二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敗莫之敢當算得三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譟宜祀居三位東北之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青帛爲薦大將向東北再拜呪曰三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亡莫之敢當算得四出兵步卒同前赤帛爲薦大將

向東再拜呪曰、四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伏、莫之敢當、算得六、出兵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大將居中、出門鼓譟急行、宜祀居六位正西、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白帛為薦、大將向西再拜呪曰、六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傷、莫之敢當、算得七、出兵同六宮、宜祀居七位位西南之方、黃帛為薦、呪曰、七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破、莫之敢當、算得八、出兵同六宮、宜祀居八位北方、皂帛為薦、呪曰、八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損、

莫之敢當算得九出兵同六宮宜祀居九位東南之方青帛爲蘼呪曰九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潰莫之敢當乜出兵興師行有緩急法有次序爲主爲客在得算而巳如算得一以至於四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宜肅不宜噪所以緩而不急也如算得六以至九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大將居中宜噪不宜肅所以急而不緩也取五采帛爲蘼者欲神嚮其方土之物亦取於算之義也如算得一八宜用皂帛四九宜用赤帛二五

宜用黃帛六七宜白帛三九宜青帛與太乙用旗色之相同也算中無五算者乃大小將杜塞無門也陣兵必出其向如算得一陣兵必出西北得二兵必出南得三兵必出東北得四兵必出東得六兵必出西得七兵必出西南得八兵必出北得九兵必出東南

又曰太乙五陣之制曰方圓曲直銳以應五行五方之制而分主客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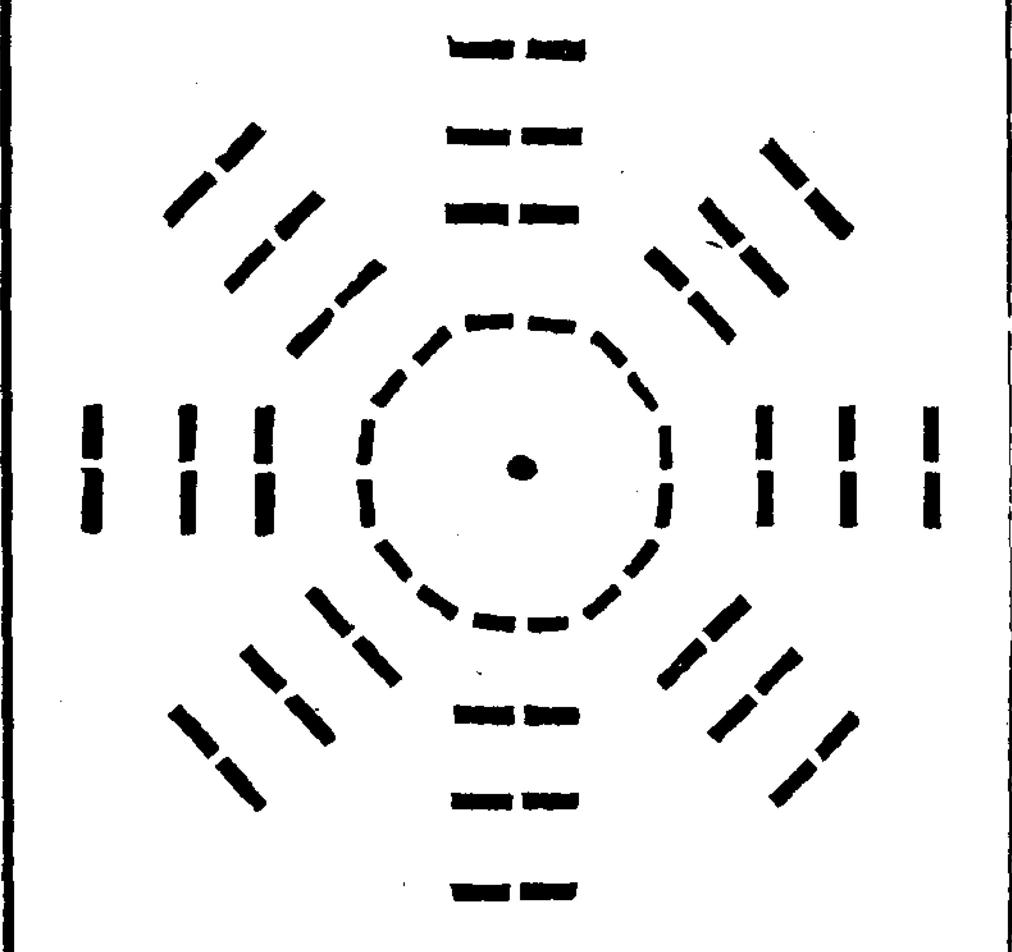
又曰太乙八陣與諸葛孔明魚復江八陣圖義同

勢殊孔明之陣、明白易曉
又曰太乙置陣舉旗之法、古秘不傳、今采其肯歸以明之、主客算得一・八者、宜用曲陣而舉黑旗、算得三六、宜用直陣而舉青旗、算得二四、宜用銳陣而舉赤旗、算得二五、宜用圓陣而舉黃旗、算得六七、宜用方陣而舉白旗也、如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兵動衆、如天目不在囚迫、地目不在掩擊、太乙不在開休生三門之下、所謂三門具五將發也、
趙本學太乙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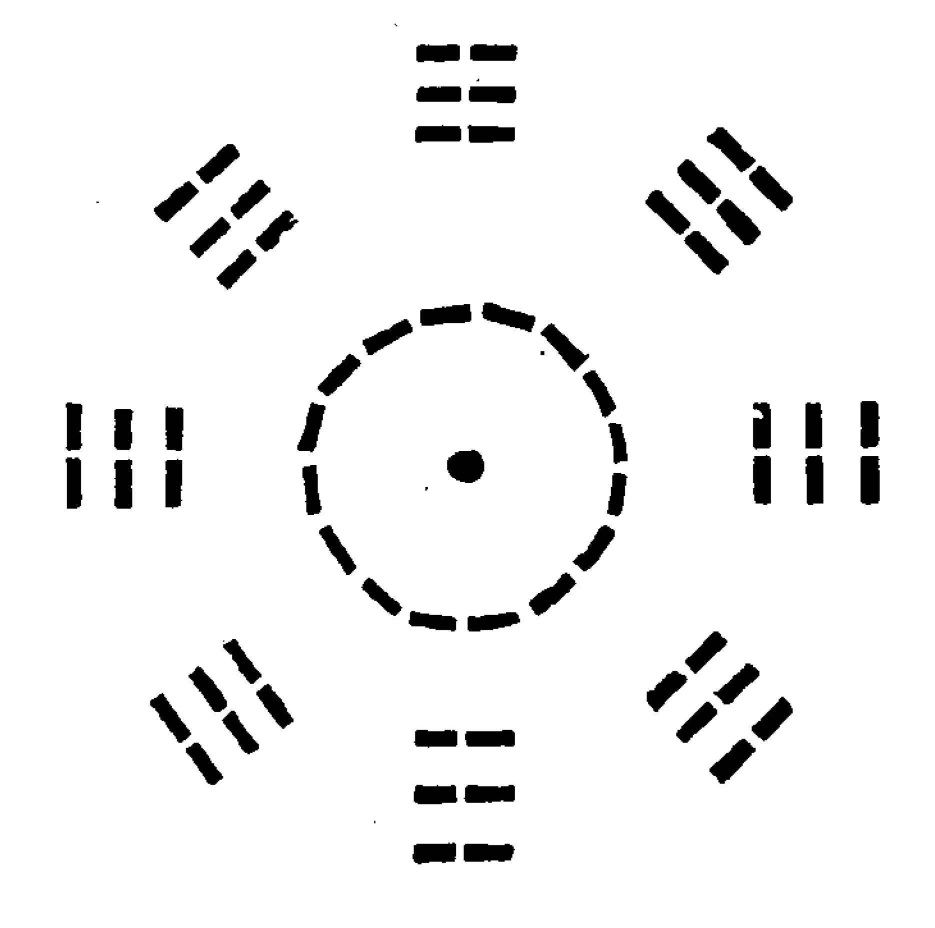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太乙陣圖三首近代張燁之所演也、張燁泉州洛陽人、永樂中舉人、太乙者紫微之星術家謂其神主用兵之吉凶遂有太乙之數其書幻妄無取、張燁怪誕復以行陣之法附之布為直銳圓方曲及八陣、凡六圖何辯之益、先王制陣惟有節制而已、節制者、奇正分合步數進退之法也、有節制則勝、無節制則敗、春秋戰國之時、古節制無傳、談兵之士競以其術數著書、凡一百二十家、分為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太乙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

五篇、卽陰陽之種也、太乙、天乙、紫微二星名、漢諸呂用事、盡竊中秘之書、四種皆無傳矣、今所行太乙數、後世所作、非古之兵書、明將所不取、張燁以數爲陣、奇正無方、行列無勢、其鑿甚矣、爲將者愚如王莽劉禪賈似道、失心而貞信之、不至于覆軍殺將、亡國喪身者、未之有也、

伏羲師卦圖



師卦九軍陣圖



䷆坎下坤上師、伏羲貞、丈人吉、無咎、文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無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周公彖曰、師、衆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正、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無功也、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孔子

伏羲師卦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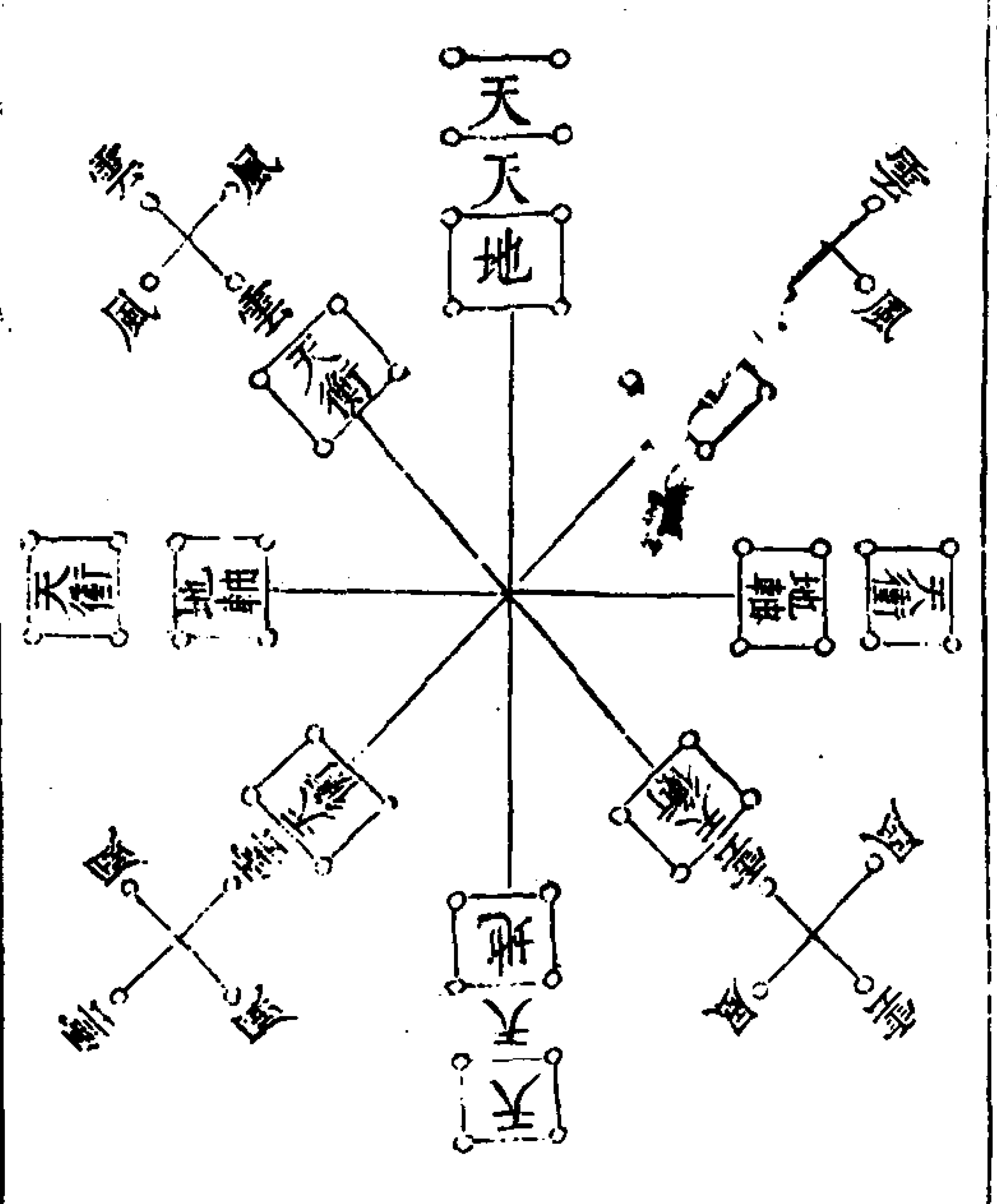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卒之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于中以爲貞布八坤于外以爲悔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折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

學於此要作此一說

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三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爲先鋒、北爲後游、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如此、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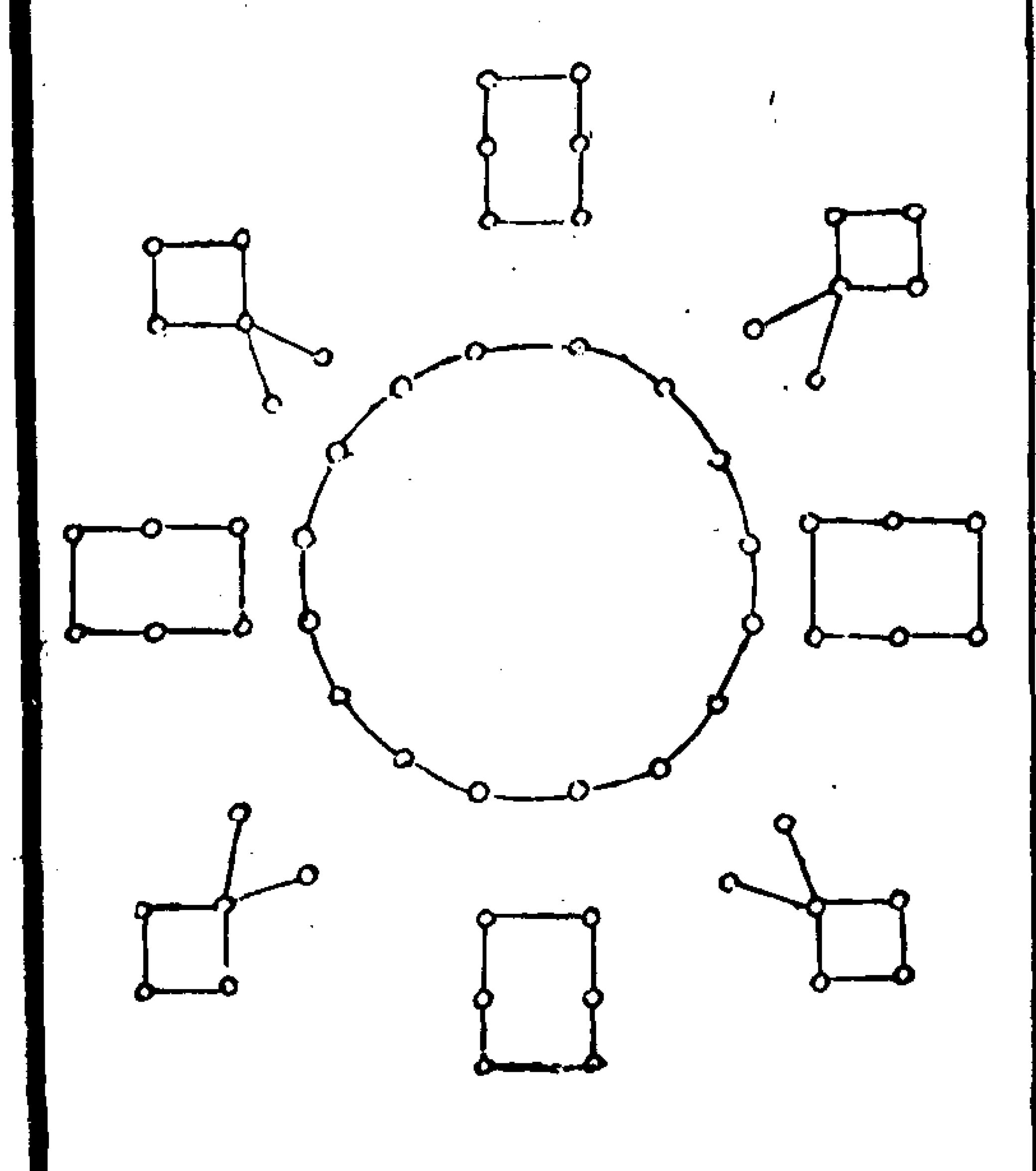
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彖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爲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服不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乃此之謂與、

黃帝縱布握奇陣圖



黃帝握奇經、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十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間、

握奇九軍陣圖



握奇營衛圖

此書訛列至矣、如此分析方傳

黃帝握奇經曰、風后所作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右古經文凡六十字、所以記陣之名數、及

布列之次序、約而極備、眞聖人之筆也、後世握法經一本、有范蠡樂毅韓信等註相雜、蓋范蠡樂毅乃古人傳註之法、約其義爲傳、以係于經文之前、至韓信張良、次序兵法、又釋范蠡樂之傳、猶大小傳也、後錯而爲一、經傳不分、辭義不明、公徙于難通之處、增字發明、則雜亂愈甚矣、今別而分析之如左云、

握奇經傳義、大傳范蠡樂毅之文、傳下小註、韓之文、圖外小註、卽公孫弘增字發

之文也、

縱者直、陣龍象也、三十二隊陽、十六隊天衡八、三隊天衡八隊風、十二隊陰、十二隊地軸十二、隊地衡八隊雲、○天地之衡為虎翼、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風為蛇蟠、雲為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以握奇上敵、即列其亻前兵以掎角重列不動、或分而為八、或合而為一、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天圓布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是也、天衡居兩端、其次雲、其次風、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此為動、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軸是也、○公孫弘曰、此為靜、經曰、縱

布二天二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後、縱布四風、
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
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虛實二○天前
壘是也○衡居
其左天後衡居縱布地軸、居其中間、公孫弘曰人居
其右、雲居四端、多傳韓信釋
註天圓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相雜
今亦錯綜於中、其其部隊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
寄之明哲、不復備載、千古以來、其文不滿、多憑
口訣以相傳授、今於難解處、增字以發明之耳、

握奇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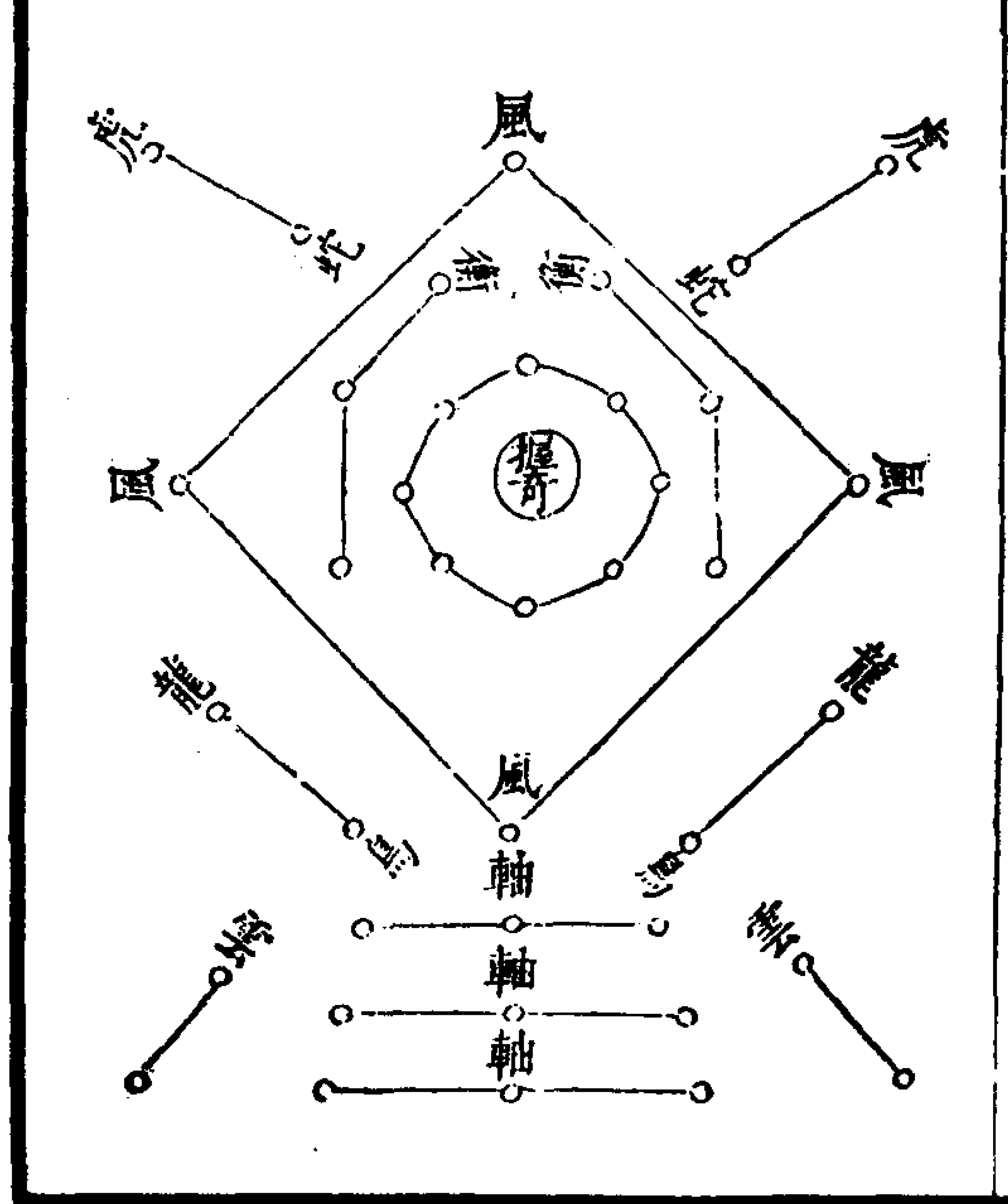
握奇之法、軒轅黃帝王天下之所作也、神農世衰、
諸侯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之、其陣觀于易

象而爲形其布列本于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爲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内四陣爲地地載乎内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爲風雲風鼓于天而變化雲出于地而飛揚也布於離坎之外四陣爲天衡卯酉相射之義也布於兌艮巽震之内四陣爲天衡衡者窺天之器璣璇而衡居其所也布於離坎之内四陣爲地軸

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爲圓對待爲貞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爲龍乾爲首坤爲尾兌艮巽震爲四足坎離爲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圍三則内徑一三各一奇師卦外爲八坤其畫二十有四其蓍策積老少一千三百四十四内焉四坎其畫有八其蓍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内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爲外營一爲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爲握奇戰揄罔于坂泉擒蚩尤於涿鹿之

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輒以兵師分內外爲營衛內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風后握奇陣圖



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于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

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而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兵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觀、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鐏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平蚩尤戡黎於阪

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兆成龍至、去
而上遷、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
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
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以奄有九
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駃越、東收穢貊、西拓大
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各有為韜鈐
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
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
府、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

也、輿於多難、廢於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及、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趙本學風后握奇陣辯

武經總要風后握奇陣圖一首、宋朝士之所演也、宋神宗詔朝士討古陣法、有以此圖進者、以前爲外、後爲內、衡陣在外、圓布以象天、軸陣在內、方布以象地、風陣當衡陣之四面、雲陣夾軸陣之兩旁、虎蛇向敵於前、鳥龍上下於後、衡陣十有四、軸陣九、風雲陣各四、龍虎、鳥蛇陣各二、合陣三十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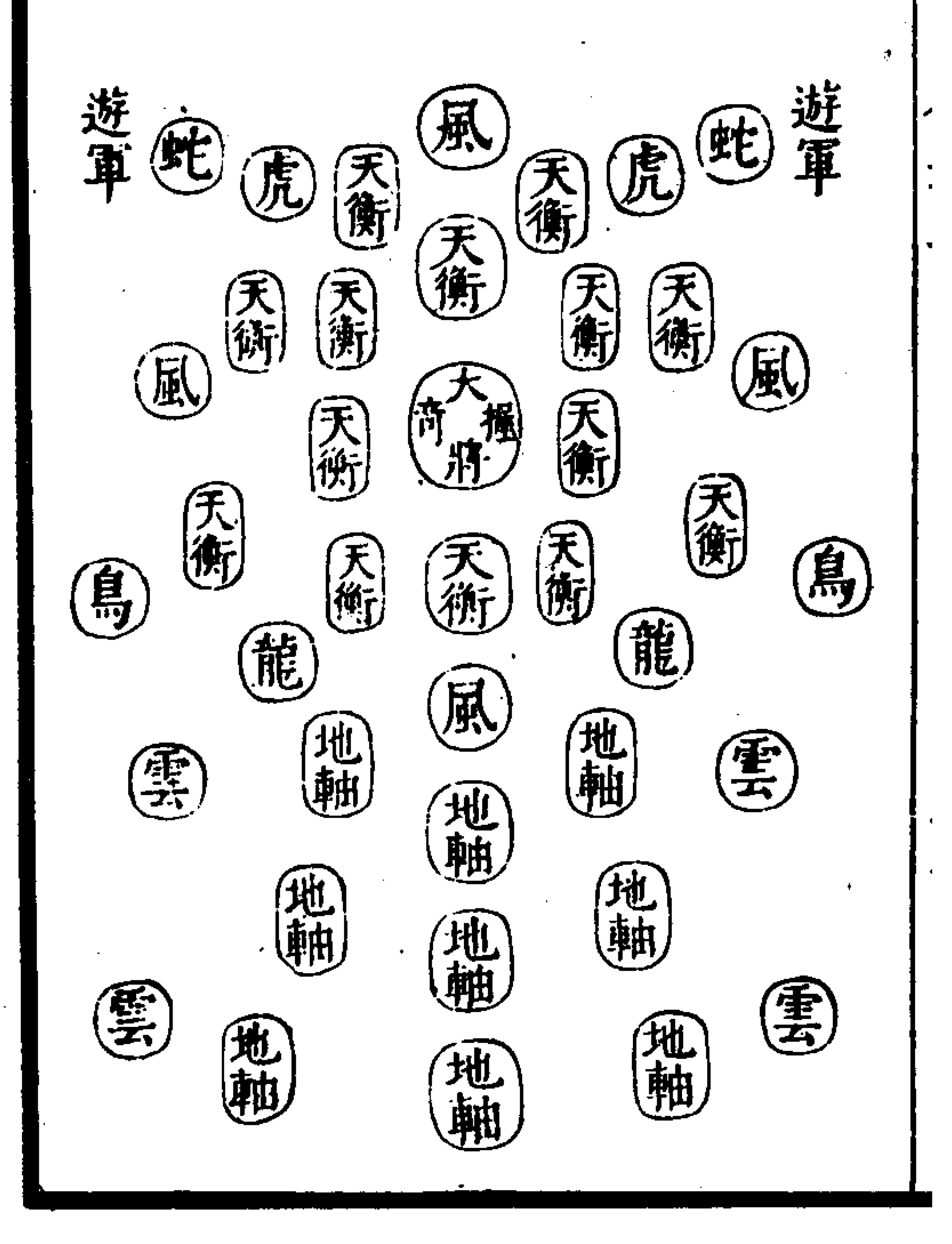
而為大陣、何辯之、蓋風后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衡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為義、故名衡軸、奇兵主戰變動為義、故名風雲、冲陣數有九、中軍零者、夫將握之、故名握奇、此古文握奇經然也、後世謂孔明之八陣、卽風后之握奇、遂有天地前後冲變為龍虎蛇鳥之說、握奇八陣、交相混雜、故與韜鈐客獨孤及目為風后握奇而為之記、及去天陣地陣天冲陣三陣之名、更於龍虎鳥蛇湊衡軸風雲為八陣、不本握奇古文、而別

此誤訂正

爲之圖、亦相襲混雜之悞也、然古人制陣之要、所貴爲奇正有分合、利於相救、便於攻守、紛紜而不亂、如此而已、獨孤及記陣名雖不合於經、而定位備物致用之旨、疑兵遊兵二廣四奇之稱、奇正分合、可以意會、必韜鈐之圖、規模形勢、曲盡其妙、而及之文足以發之也、總要所繪圖其陣名、其布置、實按獨孤及之記之文、其形勢方不成八、圓不成六、奇正分合、一無可觀、何哉、蓋握奇經文蘊奧難曉、韜鈐八陣、又湮沒無考、朝之文士、姑以獨孤之

記爲據、妄自揣度而爲之耳、殊不知陣無多寡、不越六十四陣、然後七軍九軍之法具焉、豈有三十九陣而可以爲陣哉、徒知握奇之名、而夫握奇之義於制陣烏乎可、

曾公亮演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武經總要曰、右握奇經雖存、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爲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參訂之、王應電纂握奇經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共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

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傍、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龍飛、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傍、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因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

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此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復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四正四奇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天地取其動靜開闔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衡者車駕馬以行天衡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衡

軸者車持輪不動而輪之運由之地軸十二陣主陣內猶地之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衝者陷敵決戰之義天地各有前後衝者陰陽各以剛決威武為用也風者摧撓剝落之義行乎天下故附天雲者晦冥變化之義出乎地中故附地遊軍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知敵之虛實故先遣游軍驚動以窺之按游軍乃兵家至要安營則為兵候為應援為游騎以備非常軍行則為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為奪險為游騎以當險阨戰則為誅敵為

陷陣爲間道別支之軍皆蹻捷不羈之士其所立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不可不知也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衝總名天地四角總名風雲四爲體出戰合前右總名爲虎合後左總名爲龍而四風稱爲蛇四雲稱爲鳥四爲用體用皆合八陣而爲四陣兼體用而言亦爲八陣也天前衝居右乃正虎地前衝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衝居左乃正龍地後衝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

同用也、四面兵不逐方并出而與兩面同出欲更
休無空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蛇應變風言蛇者、
虎蛇皆陰類也雲從龍故龍進則鳥應變雲言鳥
者龍鳥皆陽類也四角風雲各自為更休而不逐
隅并出者亦使無空缺也虛實二壘此有二義謂
出者為虛居守者為實陣有定名為實壘無定名
為虛奇正者居中當敵者為正兩旁夾擊者為奇
也天或圓而不動以下言布陣之法有三一陣以
天衝分居四方而在外、天前衝居右天後衝居左、

地前衝居前地後衝居後此據天衝在外包運而爲陣也一陣以天衝重列居兩端天地前衝并居前天地後衝并居後此據天地前後衝而爲陣也二陣之法體數不殊而在布列稍異者葢平原曠野四面受敵如是爲營則宜天衝在外四面不動而中四衝更迭出兵此條首四句則明此陣天或圓而不動言天衝在外爲營不動也前爲右後爲左者天前衝居陣右天後衝居陣左其出軍則天地前衝總爲右虎天地後衝總爲左龍也天地四

望之屬者天前衝爲虎天後衝爲龍地前衝爲鳥地後衝爲蛇以天地之衝分屬于四方也若有險可據則以天衝對敵併兵防守不動而以前後衝從險處出兵此條自天居兩端至兩地爲比俱明此陣蓋險在左右則天衝重列居前後兩端以對敵故曰天居兩端天衝在中而風雲在傍故曰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前後衝在左右而風雲亦在旁故曰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地軸居中而與地衝相比故曰兩地爲比然此乃布陣之例若險

在前後則當據其前後而天衡居左右以對敵隊在一隅則當據一隅而天衡總補其缺布陣者所當知也又一陣乃五行陣法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者以天衡重列居左右當青龍白虎之位也從布地四次於天衡後者即地軸居中也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者在青龍白虎之外而爲輔也天衡地軸四風南北而列故曰從天地之前衡居其前後衡居其後者當朱雀玄武之位也雲居兩端在朱雀玄武之外而爲輔也其法馬軍皆在四正

方、而四角空處則以游軍補之必如此立陣者蓋或敵衆圍我之軍吾欲潰圍而出勢須四方八面皆用精騎或敵來挑戰吾不得利不欲與戰其勢不復用游軍必合而爲一不使斷絕或軍行之時敵人來乘我軍吾倉卒不暇結營故亦以馬軍効卒在外以當其衝三者皆用此然亦不過變通陣法使敵不能窺耳陣有定法壘爲虛位所布之陣爲實不布者爲虛故曰實虛二壘也

武備志卷五十二